



師 生 之 間

鄭尚武 教授

編輯 黃聰仁

醫藥學苑編輯部同學向我索稿，態度誠懇，希望殷切。我既不善為文，又感不知何題為宜，有意婉謝。但觀其心敬意誠之真情，不忍讓他失望，即以「師生之間」為題，不揣冒昧，直書所感。

我來中醫，四年有餘，對本學院「匯中西醫成一家，融中西藥為一爐」的宏旨碩標，深感博大與精深。蓋以目標，不僅為醫藥界承先啟後，且為現階段醫藥學之突破性的創新。非有大志、大勇、博古通今之才俊，不克？領導前進。覓不到專門學術高深、教學經驗豐富之忠實幹練助手，亦難以竟其功。同學們考入本學院，亦均為有志之士，雄心勃勃，任重道遠，要堅忍不退，奮發圖進，必先足踏實地，專心精研，勤奮攻讀，打下基礎，再靈活運用，不斷的求精、求實，始可望其有成。所謂「先屈得下，才跳得高」即為此意。

我幫諸生學解剖，即應從解剖學科說起。當我四年前來校之初，解剖學部門之設備，僅有現在藥學系二樓之一間教室，辦公、研習，均在其內。專任人員甚少，課程講解，靠台大人員兼授。屍體解剖，要利用暑假期間，在中山借屍、借地而實習。幸值基礎醫學大樓新建完成，百事待興，承鄭院長西谷公之鼎力支持，使我能從頭做起。在短短的一年內，開設人體解剖實習室，按我的實地經驗與構想，定製了自行設計的三用解剖台，設置了電化教室，（即特三教室）。採用電化教學法，



對同學們功課的要求，我一直很嚴，從沒有絲毫放鬆過。記得在校友通訊第八期，有位同學寫他們大體解剖實習考試，跑台子緊張的狀況時，有這麼幾句話：「教授也真不夠意思，最後一次實地考試了，也不給放點水……」，等語。儘管如此，同學們對我，仍然熱情洋溢，表現於面，可知他們大都能辨別是非、知對錯、識真偽、有感情，祇要是真心為他們設想，幫助他們求知，及開創前途的事，他們口中雖然叫苦，而内心仍有好感的。當然也免不了有少數不夠成熟的同學，比較例外。這是因為考進大學，成為大學生，進出大學之門的人，並不就代表他已經長大成熟。而真正的長大與否，是要看他能否辨善惡、知是非、懂正義、識真理、會讀書、能用書、肯上進、能自立、把握自己讀書的目標，創造自己光明的前途……等而決定。例如一個大學生，雖然讀的是大學叢書，而對書中錯謬之處，看不出來，反以為有書可憑，甚是得理。如此的「讀書」，豈非是被「書讀」。如此的大學生，實際仍是中學程度。他對事物的認識、是非的選擇、個人的前途、將來的志趣、渾渾迷迷，不知所為，得過且過，日復一日，將待畢業，出路再說。他的將來如何，亦可想而知了。

愛的教育亦有善、溺之別。對同學之求學、作人與處世等等，均教其方法，促其自進，為其解惑，誘其踏入醫學教育之正途，培育其仁心仁術、救人濟世之醫德與技能，確立其負責、盡職、守法、樂觀之人生觀，加強其自信、自尊、自我反省、擇善固執之良好習慣，發揚愛的真諦，是為真愛，亦即善愛。如若不向同學之是非、對錯，都投其所好，幫其所善，隨其所悅，助長其縱欲任性以自我之利害為中心的現實主義，却忽略了真正的自我將來究竟是怎樣一個人物，更談不到其真正的人生觀。如此的愛護，即成為「溺愛」。我屬何者，同學們自有體會。師生之間，能「教學合一」，才可增進「瞭解」；能「目的相同」，才能達到「榮辱相關」。我平庸無才，但願學習，切望下一代能個個優良，都比我強，一代勝過一代，以校作家，以己作桂，把握確實能行之事，盡力而為；多見、多聞，融匯選擇；即學即作、即知即用，不但能增加學習興趣，且「自尊心」與「榮譽感」亦隨之增長。在遇到挫折與不如意時，更要用學習的精神，找出關鍵之所在，以求解決。不灰心、不喪志，要保持身心的健康，創造未來的前途。

拉雜亂談，似無條理，然師生融洽，桌邊談話，無隱無忌，更不拘泥。在此虛妙猶豫的大學生活過程中，我這些話，或許對同學們有點啟示與助益。穩定情緒，拿出勇氣，努力學習，加強充實自己，開創未來，使學校臻於世界一流學府行列，同學成為世界一流優良學者，是所至望。

